

冯梦龙曲学剧学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昌论丛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王小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冯梦龙曲学剧学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昌论丛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梦龙曲学剧学研究/王小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7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文昌论丛)

ISBN 978-7-5161-6647-5

I. ①冯… II. ①王… III. ①冯梦龙(1574~1645)—戏剧文学评论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99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武兴芳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71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北师范大学青年学者出版基金资助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文昌论丛”序言

论丛以“文昌”为名，有以说也。

其一，文昌路是目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坐落之所。2009年，应学校整体规划的调整要求，文学院奉命从据守二十年（1988—2009）的“红楼”搬迁至文昌路这座小院的三栋旧楼。学院里年长一点的先生们都记得，这里本是中文系的旧地，中文系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这里缔造的。以“文昌”为名，是为了纪念文学院的沧桑历史，纪念曾在这里创造不息、为我们留下宝贵遗产的前贤。

其二，常有同仁说文昌路是文学院的“福地”。此番搬迁，当时只道是“暂厝”，不意倏忽又六年。纵观文学院的历史，重回文昌路这段时期，学院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科发展走上了复兴。而“文丛”的作者，多数是这段时期入职学院的。从学校规划来看，文学院迟早要离开文昌路。取“文昌”之名，也有铭记这段时期里新老学人团结进取、急起直追之意。

其三，从字面意义上，“文昌”寄寓着文化昌明、文学昌盛、文章昌茂、文运昌隆等意涵，故以“文昌”命名丛书，代表我们对文学院、对东北师范大学、对中华文明的祈愿。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高校——东北大学的国文系，从1946年至今，它已走过了七十年。七十年中，历代学人在这片沃土上耕耘奋斗，把文学院建成了人文学术与教育的关外重镇，在国内有着较高的影响力。

十年前，在建院（系）六十周年之际，学院组织出版了《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文学论集（1946—2005）》，这部皇皇一百四十万言的大书，为院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进行了文献总结。去年，王确教授开始主持编选“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史文库”，把学院历代学人的学术代表作重新编订，统一装帧出版，首批出版著作十种近三百万字，这些都展示了这座古老学院的辉煌成就。近年来，文学院有了许多新的气象和变化，“文昌论丛”必然是这一页历史的见证之一。这套书首批推出八部著作，与历史巡礼式的文献编纂和学术史文库式的代表作展示的思路不同，“文昌论丛”着力助推新生代学者。丛书的诸位作者，年龄最大的40岁，最小的32岁，半数以上属于“80后学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最近三年才加盟文学院，他们的才思与文笔代表着文学院的未来。近年来，文学院形成了一种共识：前贤们深厚的积淀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土壤，但未来的持续发展，要依靠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这个共识正在逐渐升华为一种“尚少”的文化：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管理上（比如科研奖励向青年教师“倒挂”的激励机制），学院都有意向年轻人倾斜，以期更快更好地促进青年教师成长，以承担起文学院的未来。这一文化已在文学院近年的发展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应，在校内外产生了良好反响。当然，我们知道，若没有文学院这些前辈和中年学者的理解与支持，就不可能培育和形成这种文化。“文昌论丛”的推出，既受惠于这一文化，反过来又验证这一文化，并丰富它的内涵、为它积累经验。集中推出30多岁青年教师的著作，这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上还是首次。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希望这套论丛能兼具“导夫先路”的作用：随着目前新生代的持续成长，以及未来新生力量的不断融入，论丛会不断增加品种、扩大规模，最终形成我们的学术品牌。

“文昌论丛”是文学院青年一代学人的检阅。从作者的学缘结构来说，他们分别在法国戴高乐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取得博士学位，这反映了学院目前的师资学缘构成更趋向于多元化，人才结构上的新变及其背后蕴含的开放和包容精神，必定对文学院的发展产生积极的

促进作用。从学科角度看，“论丛”涵盖古典文献、语言学、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和文艺美学，基本囊括了文学院的主干学科。从研究水准来说，由于多数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形成的专著，经过了严格遴选，并非一般性概论或入门式作品，所以都聚焦于学科的前沿问题，形成许多独具个性的观点。

东北师范大学社科处为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持，学科建设办公室提出了指导建议，王确、刘雨两位老师对丛书的出版非常关心，徐强、陶国立为丛书的策划出版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这套丛书在不同出版社统一装帧出版，各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对丛书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在此一同表示谢意。

必须指出，丛书中的多数著作是作者的第一部书。起步之作，难免稚嫩，深愿学界高明之士能够有以教诲。你们对这些著作及作者的批评与指教，就是对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莫大支持。我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求学七年，回国后又在这里工作七年，人生中许多重要经历都与这里难解难分，我从中受益良多，也承担了师友们的许多期待，实乃人生中之幸运。借此机会我想向这座学院和老师们的敬意，也想以“戒骄戒躁”四字与各位青年学者共勉。生有涯，学无涯，学问之路正长，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还要日进、日进、日日进，方能不负时代，不负前贤。

李 洋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日

序 言

王小岩的《冯梦龙曲学剧学研究》一书即将出版，我很为他高兴。2014年年底，王小岩来电话嘱我为他的这部书写序，因为事情多，我把写序的事拖了将近半年。这期间每当想到王小岩这部书稿，一些似乎已经消逝的往事会浮现出来。我认识王小岩时间很长了，可以说，我是看着王小岩从一个二十出头、刚出大学校门不久的本科毕业生，一步一步成长为现在这样有着相当的学术眼光和沉稳的学术研究态度的学者的。

记得那是个冬天，大约是2001年年底，王小岩打算报考我的硕士研究生。一天，他来到文学所古代室，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2002年秋天，王小岩如愿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读硕士学位。读硕士学位期间，王小岩经常到文学所图书馆借书、看书。只要我在所里，王小岩就会到古代室和我谈他读书的情况和心得。记得关于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是我和王小岩经过反复讨论商量定下来的。当时的考虑是，学界之前对冯梦龙在戏曲方面的贡献研究相对较弱，更多的研究力量放在对冯梦龙的白话小说及民歌整理的研究上。所以选定了“冯梦龙的戏曲理论”这个论题。经过努力，王小岩写出了题为《冯梦龙戏曲创作理论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记得2005年5月，王小岩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的吕薇芬先生对论文给予了肯定，当然也提出了意见，我尤其记得吕先生对王小岩爱读书这一点很称赞，说从论文可以看出他对书的喜爱。硕士毕业后，

王小岩到广东湛江海洋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有时把新写的文章寄给我看，我了解到，王小岩对冯梦龙与戏曲这个论题一直没有弃置，围绕这一论题他一直在看书和思考。王小岩喜欢书，读书的范围比较宽，从他这些年陆续发表的文章看，有些是讨论冯梦龙的戏曲之外的问题。不过，我也注意到，他写的文章多是深化硕士论文中相关问题或者是从这些问题又发散出来的研究成果。

2009年，王小岩考到我这里读博士学位。那时，他已经当了几年大学教师，比以前成熟了很多。记得那年博士考生面试结束之后，有位参加面试的文学所的老师感叹，王小岩变化好大。他一改读硕士时给人留下的言语讷讷的印象，在众人面前侃侃而谈，分析问题有理有据。所以，他入学后，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没有经过太多的犹豫和波折，就选定了“文人传奇改本研究”这个论题。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晚明到清初文人传奇改本研究》。当时的意图是想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把研究范围扩大并深化，从主要关注冯梦龙的戏曲改本，扩展到对晚明和清初一些文人的传奇改编本一并进行研究。王小岩的博士毕业论文的长处是，他的研究范围不只局限在改家和改本本身，而是把传奇改本现象放在晚明印刷流通文化和当时文人交往的特点等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中，研究改家改写传奇剧本的多重动因和传奇改本的各种功用，进而探讨改家改编传奇的立场和改本中体现出来的改家的戏剧创作理论及演剧理论，这就比学界以前讨论传奇改本时，主要注意力多放在舞台演出的需要方面有了更宽更广的视野，有了一些更细致深入的思考。现在回过头来想，王小岩这次交付出版的第一部学术著作的研究内容，回到了硕士毕业论文的论题这一起点，回到了关于冯梦龙的戏曲研究上，这个抉择很好，应该也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他博士阶段的学习、读书、研究，从许多方面深化了他对冯梦龙的改编戏曲剧本及其戏曲理论的认识，使他更能够对问题从细处着眼，从大处归结。

所以，我前面说的看了王小岩的这部书稿非常高兴，不是一句客套话。现在是2015年的5月底，十年前，2005年，也是5月底，在硕士毕业答辩会上，王小岩拿出了对这个论题最初的研究心得，如今

整整十年过去了。看到这部书稿中的一些章节，联想过去十年里与王小岩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以及他陆续写出的那些文章，让我感到了“十年磨一剑”这句俗语背后那一系列具体实在的内容，也就是“磨”的功夫。近几年，学界的研究状况与十年前有了较大的不同，研究冯梦龙的戏曲改编和戏曲理论的论文和论著出现了不少。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看王小岩的这本书，仍然可以说是新意迭出的。例如书中“冯梦龙对王骥德《曲律》的接受”“冯梦龙《太霞新奏》的曲学史意义”“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补”等，都是很好的研究角度。的确，看到王小岩把冯梦龙的曲学剧学这个论题做到这样丰富和深入，从一些特殊的角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很欣慰。这是多年来他勤勉向学、不懈努力的结果。

虽然这篇序我搁置了许久才写，但写起来好像有许多话想说。此处还想说的是，王小岩之所以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断进步，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首先由于他对所从事的专业的热爱，这毋庸置疑。我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他的心态。王小岩给我的印象是乐观的。这些年来，他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困惑。这些困难和困惑对于现今年轻的大学教师和青年学者来说，是具有共性的。王小岩有时候和我谈到一些他的苦恼，但是最终他对这些事情都是一笑置之，没有影响他从事学术研究的热情。倒不是因为王小岩是我的学生，我有意多说好话，我的确很欣赏他的这种性格。我以为，一个年轻学者要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平和从容的心态至为重要，当然，对学术问题穷究不舍的专注精神也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些，我相信，王小岩今后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会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值此王小岩的第一部专著即将付梓之时，期盼他今后治学不断精进，祝愿他在学术上有大好的前景。

李 玫

2015年5月31日于北京

目 录

“文昌论丛”序言	李 洋(1)
序言	李 玫(1)
第一章 导言	(1)
一 冯梦龙曲学研究述评	(2)
二 冯梦龙剧学研究述评	(8)
三 曲学与剧学兼顾的研究策略	(12)
第二章 冯梦龙创作、改本传奇考	(20)
一 冯梦龙创作、改本传奇存佚情况	(20)
二 关于“墨憨斋”刻本传奇刊刻时间	(27)
三 影响改本传奇的择取因素	(30)
第三章 冯梦龙批评晚明剧坛析辨	(36)
一 调不协,韵不严	(37)
二 人翻窠臼,传奇不奇	(46)
三 结语	(48)
第四章 冯梦龙曲学实践的建构和意义	(50)
一 “调协韵严”曲律观的提出	(51)
二 “曲谱、曲选、剧选”三位一体之曲学实践	(54)

三 冯梦龙曲学实践的意义	(63)
第五章 冯梦龙的曲学理论	(65)
一 体式之辨	(65)
二 用韵必严	(71)
三 检定板式	(74)
四 主张本色与当行	(76)
第六章 冯梦龙墨憨斋词谱辑佚补	(81)
第七章 冯梦龙对王骥德《曲律》的接受	(119)
一 冯梦龙《太霞新奏》征引王骥德《曲律》的方式和意义	(119)
二 冯梦龙《太霞新奏》引用王骥德《曲律》考	(124)
第八章 冯梦龙《太霞新奏》的曲学史意义	(141)
一 从《太霞新奏》对《南音三籁》的回应说起	(142)
二 《太霞新奏》中的吴江派曲家群体及其“一祖三宗”流派 体系的构成	(147)
三 以曲论曲的〔二郎神〕及沈璟曲学成就的评价	(152)
四 王骥德《曲律》的出版及吴江派曲家群体“二宗”人物的 确立	(155)
五 匿名刊刻《太霞新奏》及冯梦龙在吴江派地位的自我 确立	(161)
六 《太霞新奏》的曲学史意义	(165)
第九章 冯梦龙剧学实践的构建及意义	(168)
一 剧选:剧学实践之载体	(168)
二 创作:剧学实践之擅场	(170)
三 改编:剧学实践之主体	(174)
四 冯梦龙剧学实践的意义	(183)

第十章 冯梦龙传奇改本的思想世界	(185)
一 《春秋》大义与“叙事”目的	(185)
二 传奇改本中的“世界秩序”	(189)
三 冯梦龙重建“世界秩序”的文体选择	(197)
第十一章 冯梦龙传奇改本与晚明情论的文本实践	(200)
一 情之所起:各自做梦,还是合梦	(201)
二 杜丽娘的游园与生死:冯梦龙情教思想的体现	(204)
三 “多情者将戒心焉”:从《西楼记》到《楚江情》的改本 实践	(210)
四 余论	(213)
第十二章 冯梦龙改编张凤翼传奇考论	(215)
一 本事与流行:张凤翼的《红拂记》与《灌园记》	(215)
二 批评与改编:冯梦龙的《女丈夫》与《新灌园》	(220)
第十三章 《万事足》与冯梦龙的“晚期风格”	(225)
一 进入“晚期风格”的冯梦龙	(225)
二 《万事足》的戏剧结构:新的不平衡	(228)
三 作为《双雄记》的延续及新问题	(232)
四 晚明重情思潮下的《万事足》	(234)
五 冯梦龙晚期著述的整体意义	(238)
参考文献	(242)
后记	(253)

第一章 导言

周作人《墨憨斋编山歌跋》称：“明末清初文坛上有两个人，当时很有名，后来埋没了，现在却应当记忆的，一是唱经堂金圣叹，二是墨憨斋冯梦龙。”^①《墨憨斋编山歌》由著名俗文学研究家、藏书家马廉（隅卿）编辑整理，周作人受马廉之邀作此跋文，时间已是 20 世纪 30 年代。早于周作人写此跋文十多年前，以北京大学为重镇，以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为首的一批学者，曾经发起影响很大的民歌征集、整理运动。与这个运动相伴而生的，是俗文学地位的提升。他们整理的民歌，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征集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民歌作品，一是搜集古代的民歌材料。冯梦龙曾经编有《山歌》《挂枝儿》两种民歌集，这两种民歌集的发现，无疑为民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古代民歌资源。周作人表彰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和冯梦龙，则又突破了民歌之界限，认为他们二人在推动通俗文学的发展上有重大的贡献。金圣叹非本书重点，姑且不论，冯梦龙在通俗文学方面的贡献，可谓是全方位的。他编辑出版的“三言”，已经家喻户晓；他删改的长篇白话小说《新平妖传》《新列国志演义》等，也是读者热爱的通俗作品；更不必说他编辑的《山歌》《挂枝儿》了。除了小说、民歌，冯梦龙还编辑、刊行了散曲集《太霞新奏》，戏曲丛刊《墨憨斋定本传奇》，同时，他还有很多论及散曲、戏曲和曲学方面的批语，但这些文献在

^① 周作人：《苦茶随笔》，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1 页。

较长的一段时间，仅有少部分学者予以注意，在冯梦龙研究中显得较为冷落，这种冷落，究其原因，与学术史的视野转换关系甚大。本章首先从学术视野的嬗变看冯梦龙曲学、剧学研究历程的转变。

一 冯梦龙曲学研究述评

1913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完稿，开始在《东方杂志》上连载，这本标志着戏曲研究转入现代学术视野的开山之作，很快受到重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赞王国维：“最近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①梁启超所用“曲学”一词，是较为宽泛地指戏曲这一文学艺术形式的研究，与传统曲学内涵已经有了很大差异。实际上，《宋元戏曲史》这部书，虽然系统地考辨了曲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但几乎没有进入传统曲学的话语之中，同时，王国维把戏曲研究局限于文献，与当时的戏曲舞台演出截然二分，变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世界。随着明代戏曲演出实践的变化，流行文化的日新月异，元曲发生符合明人观演习惯的转变，是情理之中之事。王国维在作《宋元戏曲史》时，却总是存着元曲优越于明清戏曲的观念，乃至说“已失元人法度矣”“虽有佳处，然不逮元人远矣”“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②这些评价，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以唐诗为标准批评宋诗。正是基于“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观念，王国维近乎否定了明清戏曲创作，更没有评估明清曲家在戏曲文献方面的贡献。

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吴梅到北京大学任教，因此将戏曲教学带入大学课堂。解玉峰在《吴瞿安先生和20世纪的中国戏剧研究》一文中认为，吴梅到北京大学教戏曲，与王国维发表《宋元戏曲史》一样，“都可以说是影响20世纪中国戏剧学学术史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与王国维断代研究宋元戏曲不同，吴梅的戏曲研究更为全面，他不仅全面梳理戏曲史，而且重视“艺术本体研究”，解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8页。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玉峰认为,“与《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及《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等论著相比,《南北词简谱》是吴梅生平用力最深的著作”^①。很显然,与王国维将戏曲转入现代学术视野不同,吴梅在将戏曲带入现代大学课堂之时,不忘传统曲学的研究与总结,系统论述了元明清三代的戏曲创作。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明总论》中指出:“大抵开国之初,半沿元季馀习,其后南剧日盛,家伶点拍,踵事增华,作家辈出,一洗古鲁兀刺之风。于是海内向风,遂得与古法部相骖靳。”^②正是因为一洗元代戏曲创作风气,明代戏曲有了自身的特点,能够与前代创作地位相当。正是基于对明代戏曲的肯定,吴梅在《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等著作里大篇幅论及明代戏曲。其中,1917年,吴梅发表《顾曲麈谈》时,已经肯定了冯梦龙的戏曲创作:

冯梦龙,字犹龙,一字子犹,吴县人。崇祯时,官寿宁县知县,未几即归。归而值乙酉之变,遂殉节焉。所居曰墨憨斋,曾取古今传奇,汇集而删改之,且更易名目,共计十四种,曰“墨憨斋定本”。如张伯起之《红拂记》、汤玉茗之《四梦》曲、袁鳧公之《西楼记》、余聿云之《量江记》,皆在所改之中。每曲又细订板式,煞费苦心,其书固可传也。其自著之曲,只有二种,一曰《双雄记》,一曰《万事足》,余亦有藏本。曲白工妙,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直在同时陆无从、袁箴庵之上,惜世之见之者少矣。所作散套至多,亦喜改订古词,如梁伯龙之《江东白紵》、沈伯英之《宁庵乐府》,多有考订焉。其用力之勤,不亚于沈词隐,而知之者卒鲜。文人之传,亦有命也。^③

在这里,吴梅的评价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他认为冯梦龙改订的戏曲作品,详细考订板式,为戏曲能够合律依腔煞费苦心,因此吴梅认为冯梦龙改订之作“可传”。第二,冯梦龙创作的作品,“曲白工

① 解玉峰:《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4、216页。

② 吴梅:《吴梅全集》(理论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③ 同上书,第149页。

妙”，无论用于阅读，还是用于搬演，都极适宜，“两擅其美”，吴梅认为冯梦龙的成就在陆无从、袁于令等人之上，可惜很少有人读到冯梦龙的作品。第三，冯梦龙在散曲方面的考订工作也极多，贡献也很大，可惜知道冯梦龙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第四，“文人之传，亦有命也。”在吴梅看来，冯梦龙在戏曲和散曲创作、考订方面的工作，足可以流传于世，但世人鲜有知道这位作家的，这可真是遗憾！吴梅发表《顾曲麈谈》时，冯梦龙尚未得到研究者的普遍注意，吴梅《顾曲麈谈》出版后的十多年间，冯梦龙在小说、民歌方面的成就，得到俗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冯梦龙从一默默无闻的明末乡绅，变成了一位在 20 世纪被广泛关注的通俗文学大文豪。但冯梦龙在戏曲、曲学方面的成就，仍未得到注意，仍有待吴梅及其弟子的挖掘。冯梦龙的戏曲和曲学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几个原因：

（一）冯梦龙曾编有曲谱，后托付沈自晋继续修谱，沈自晋的《南词新谱》虽吸收了一些冯梦龙曲谱中的观点，但他没有将冯梦龙曲谱付刻，导致冯梦龙曲谱失传，难以获知冯梦龙曲学观点的全貌，也导致无法评估冯梦龙在传统曲学发展中的地位。

（二）冯梦龙所编散曲集《太霞新奏》《墨憨斋定本传奇》，虽在清代仍有刊本，但到民国时，已经难得一见。比如日本的青木正儿，当他撰写《中国近世戏曲史》时，只看到 7 种冯梦龙改本传奇，其余作品都未能见到。不仅青木正儿在日本如此，在中国的学者，也不能完全弄清楚冯梦龙删改作品的情况，本书在论及冯梦龙创作、改本传奇数量时，考察了自明代以来各类曲目著录情况，到底冯梦龙删改过多少作品，存世多少作品，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未能确认。

（三）戏曲原本是“小道”，在 20 世纪初经由王国维、吴梅倡导，转入现代学术视野之中，但很多重要作家作品尚未得到论列，冯梦龙的戏曲、散曲作品在明代不属于一流作品之列，不能得到迅速研究，也是形势使然。

其后，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再次肯定冯梦龙的创作：

他若冯犹龙之《双雄》《万事》（犹龙，字子犹，吴县人。尝